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漢三國

第三
玉十冊

全三國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八

文帝五

典論

謹案隋志儒家典論五卷魏文帝撰舊新唐志同本紀帝好文
學已著述爲務所勒成垂百篇明帝時刊石詳搜神記又齊王
芳紀注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尙存御
覽五百八十九引戴延之西征記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敗隋志
小學類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唐時石本亡至宋而寫本亦亡
世所習見僅裴注之帝自敘及文選之論文而已亡友瀋陽孫
馮翼字鳳卿嘗有輯本罣漏甚多又如采北堂書鈔十五浴和
萬國已典略當典論若斯之類概應刪剝今覆檢各書寫出數

十百事有篇名著十三聚其復重會其離散依意林次第之定
著一卷其遺文墜句無所繫屬者附于後嘉慶二十年太歲在

乙亥三月晦

篋篇名

堯崩舜避堯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禹崩益避禹

子于箕山之陰

意林下有事見史記四字疑是後人校語

如彼登山乃勤曰求高如彼浮川乃勤曰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

剋

意林

應瑒云人生固有仁

官本作仁

心荅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

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

意林

茲讒

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序首二十一字從意

加林何進滅于吳匡張璋袁紹亡于審配郭圖劉表昏于蔡瑁張允

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載籍聊復論此數子曰爲後之監誠作姦讒

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竝開附近士吳匡張璋各曰異端有寵于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曰爲一于已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眾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于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曰重其子奉其兄曰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閔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三國志袁紹傳注作惠古書皆曰惠爲慧字尙少而美紹妻愛尙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曰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曰驕侈不爲譚所善于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尙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曰絀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尙

親振干戈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曰席卷乎河朔遂走尙
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既滅臣無餘句有脫文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
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
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眾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于天
下視霸王易于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
曰貌其後敗績喪師身曰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
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久之爲
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竝幸
于表憚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于蔡氏允瑁爲之先後琮之
有善雖小必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于內瑁允歎德于外表
日然之而琦益疏矣出爲江夏太守監兵于外瑁允陰司其過闕
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于是表忿怒之色日發
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生于身疏積愛出于近

習豈謂是邪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

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

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

心字依三國志劉表傳注加

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間而

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已加此琦豈忘晨晷北犬之獻乎

隔戶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閒何至是也表卒

琮竟嗣立已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

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矣費忌已無寵而

作讒江充焚豐

焚豐當攷

已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

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閒已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

徒固未足多怪已後監前無不烹趙夷滅為百世戮試

舊校云試恐當作詆

然猶昧于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于朝

制事于須臾皆緣厓隙曰措意託氣應曰發事揆宜愠之成畫投
必忿之常心勢如愾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
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
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曰廷爭叔孫切諫曰
陳誠三老抗疏曰理冤千秋託靈曰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于前
朝或揚聲于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于帝室其言旣酬福亦
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閒矣

羣書治要

篇名

桓靈之際闡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曰奉貴要
名者傾身曰事勢位成乎私曰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
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林意

篇名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

大五百七十二
小三十八

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

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

初學記十八引魏文帝集論疑即典論之誤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汙此其行不齊

也

林意 篇名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為

道藏本作謂依官本改下放此

己勞求其為己死求其為

己生

林意 篇名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林意

內誠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妻

治要作女依意林改

書誠哲婦

意林作晨婦

斯

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眾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召敗政亂俗至于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呂之失紹呂之滅斯

有國者所宜慎也是呂錄之庶已為誠于後作內誠

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

不恭慎于明世而恣睢于間舊校云問疑間時者度主已行志也故龍陽

臨釣而泣已塞美人之路鄭袖偽隆其愛已殘魏女之貌司隸馮

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

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已呂字依御覽三百八十一加貴人有志節但見時

治要作當時依御覽改宜數涕泣宜數二字依林改示憂愁也若如此也若如此四字依林加

必長見敬重馮氏女已為然後每每字依林加見術輒垂涕意林作泣術果

已為有心志益哀意林作寵之諸婦因是共絞殺殺字依林加懸之于廁梁

治要作懸之廟梁意林作懸之于廁今依改言其哀怨自殺其哀怨三字依林加術誠

已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僵尸未殯

寵妾五人妻盡殺之已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于地下于地下三字依三國

袁紹傳
注加

乃髡頭墨面已毀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

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嬪舊校云嬪疑嬪說惡母蔑死先

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已尚為嗣又不時決

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

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陞除自若忽然

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治要

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已功封侯其妻哭于室

意林御覽作丙

已為琰富

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三國志袁紹傳注後漢袁紹傳注
意林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

八十
七

酒誨

酒已成禮過則敗德而流俗芳沈作酒誨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四十八

孝靈之

末朝政墮廢羣官百司竝湏于酒貴戚尤甚斗酒至千錢中常侍

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已為戲樂

將罷又亂其舄履使小大差踣無不顛倒僵仆踈跌手足因隨而

笑之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九又四百九十七又六百九十七又八百四十五

雒陽令郭珍居財

一作家育

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衰飾被羅

縠袒裸其中使之進酒

御覽四百七十二又八百四十五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竝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次日

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勝

御覽作升下同

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

設大鍼于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劍刺之驗其醉醒是酷于

趙敬侯以筒酒灌人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

與紹子弟日共宴飲松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于

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

暑之飲

意林初學記三御覽四百九十又七百六十八又八百三十

論卻儉等事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天地所不能變聖賢所不能免然而惑者

大四百八十四
小一百四十三

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

翔倒景飢餐瓊蕊渴飲飛泉然死者相醺已壘相望逝者莫反潛

者莫形足已覺也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注張孟陽七哀詩注

然人形性同于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林意

溘于意診趙章謂其命在五日後至七日乃死章嗜粥內臟充實

故得延日也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四

潁川邵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

慈知補導之術竝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

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水中寒華佗傳注寒字在水中上今依博物志乙轉泄利殆

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

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

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闔豎真無事于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于是

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己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

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已送之
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于鴻
寶之說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二國志華佗傳注連江葉

氏木博物志

七今本五

陳思王此當是後人所改論內稱文帝辯道論云世有方士吾王為太子則其時植為臨儲侯也

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儉善

辟穀悉號三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已為調笑不全

信之然嘗試卻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

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差可已終命然非

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王使卻

孟節主領諸人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案三國志華佗傳注藝文類聚七十八辨正論廣宏明集並載此

論合錄之得千二百數十字尚有佚脫典論未必全載故但據博物志錄之

一說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即可放用大

略云體欲嘗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

逐慎房室施寫秋冬閉藏詳別篇武帝行之有效博物志王仲統

云此有脫落據博物志下文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

人法竝為丞相所錄問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

九子丸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恆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

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

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呂羅罪也劉根不覺飢渴或謂

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

之而不寒桓君山已為性耐寒暑君山已無仙道好奇者為之前

者已述焉博物志

博物志又云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生 譙國華他字元化 東郭延年 唐雲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貂 薊子訓 汝南費長房 鮮奴

全三國文卷八
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師 陽城郗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
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
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
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自敘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

御覽九十三作弒帝
五百九十二作弒主

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

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
咸曰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于是大興義
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
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
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已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
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
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曰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

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御覽騎射矣呂時之多難難字依御覽九十三加

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

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

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閒是呂少好弓馬于今不

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藝文類聚七十四作出御覽七百步日多

體健御覽九十三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北堂書鈔

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

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御覽

五百九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

未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

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

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夫字依御覽九十三加馳平原赴豐草要御覽七百

逐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御覽七百四十六作

六作斯乃妙爾

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初學記九學擊劔閱師

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閒有虎賁王越善斯術

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御覽五百九十

三有甚字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初學記宿

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劔良久謂

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

方食芋蔗藝文類聚八十七作干蔗御覽七百十又九百七十四作甘蔗便曰為杖下殿數交三

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

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曰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

果尋前余卻腳鄴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清

于意去其故方更授曰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

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

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曰單攻複每為

大五百八十七
小一百四十四